

眷村——我的故鄉

流浪的最後一站

作家余秋雨說：「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那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桃園空軍眷村就成了我的故鄉，至於上海父親生長的地方，只能稱為「老家」，而老家早已沒有屬於父親的片瓦，雖然仍有不少親人住在那裡。

兄弟弟與我一起成長的眷村是我認定的故鄉。只聽「建國四村」就知道與國家前途有著連綿關係，帶著復興建設意味的村落。它是一個充滿對大陸老家風俗習慣、酸甜鹹辣菜系及來自各省鄉音的小中國，雖然只有三十八戶，但是這個區域還包括建國二村、五村、六村、十六村、十九村、凌雲一村、慈恩一村等數個眷村，形成了大華眷村區統稱。



劉先昌在79年陸光國劇隊長任內，榮獲第二十六屆國劇金像獎。(圖/劉先昌)

我走出了村子信步閒遊，對面隔著一條小渠就是建國十六村；這個村子出過裁縫，為黑貓中隊美籍顧問縫製過飛行夾克，那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十六村學風鼎盛，相繼出了一位眼科及小兒科醫生，兩位都是榮總該科主任，其醫術及成就早已肯定。眼科醫生是二哥高中同學，在土芭樂成熟時，我們常被邀請去院中摘食，樹上地下滿是紅心芭樂，多數已被鳥蟲啃食。當年家家生活窘迫，所吃的水果常來自鄰人庭院果樹，與自家藤架上一串串不算碩大的葡萄，而紅心土芭樂味道甜中帶酸，香氣四溢，入口即化，只是它的種籽頗大，不易消化。

兄弟弟與我一起成長的眷村是我認定的故鄉。只聽「建國四村」就知道與國家前途有著連綿關係，帶著復興建設意味的村落。它是一個充滿對大陸老家風俗習慣、酸甜鹹辣菜系及來自各省鄉音的小中國，雖然只有三十八戶，但是這個區域還包括建國二村、五村、六村、十六村、十九村、凌雲一村、慈恩一村等數個眷村，形成了大華眷村區統稱。

十六村外有一條小街，雜貨店、包子舖、彈子房、裁縫店、修理腳踏車店、燙理髮店、清茶館、藥房都在此處。唯一的菜館是我空小張姓同學家開的。兄弟兩人合夥經營，光顧最多的就是基地內的軍人，常在下班後相約至此小酌一番。如果家裡臨時來了朋友，也會來此點上幾個菜，由老闆「黑娃」做好送至家裡，他用提把木盒盛上熱騰騰的菜餚，到達後一件件端出來，雖不比上等館子裡的講究，但是味道及價格還是令人懷念的。

早年十九村住了一戶賴姓人家，以軋麵外送維持家計。該戶一位子弟後來成為兩岸語文界名人，他所創的「長春藤美語」及相關課程，在學界無人不知。他卻是出自政校新聞系，憑著毅力與興趣，學生時代就勤跑跑天母美僑居地，可以說是用「死纏爛打」，甚至主動幫忙洗衣、陪老外跑步，才換得與外籍人士對話機會，最後終於走出一條康莊大道，成為美語教學界的傳奇。

兄弟弟與我一起成長的眷村是我認定的故鄉。只聽「建國四村」就知道與國家前途有著連綿關係，帶著復興建設意味的村落。它是一個充滿對大陸老家風俗習慣、酸甜鹹辣菜系及來自各省鄉音的小中國，雖然只有三十八戶，但是這個區域還包括建國二村、五村、六村、十六村、十九村、凌雲一村、慈恩一村等數個眷村，形成了大華眷村區統稱。

當年政工幹部(現屬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招考第七期新生預定一千名，續招多次仍不足額；只因當時兩岸砲火甚熾，軍人危險性高，待遇低(小學教師起薪六百元，軍中少尉薪餉是三百一十元)，自然難吸引青年。學校動員

遲滯作戰 使命必達



王傳世參加過驚險的遲滯戰鬥。(圖/王傳世)

斷後者，係以極少數精兵，滯留原陣地，用欺敵手段牽制強敵，爭取時間，以利大軍安全脫離戰場。唯因敵強而驚險萬分，又因用兵宜少而參與機會不多。當年我就參加過二次刻骨銘心，既驚又險的斷後戰鬥。民國三十七年底，東北戰場失利，天津、北平政局不穩，整個北方戰局已陷危機。當時林彪又率四個縱隊入山海關，沿津浦線急進，直撲塘沽。高峰為保存作戰實力，下令以海運方式將華北有力部隊轉運到華中地區。我八十七軍(原青年軍二〇八師改編)適在塘沽待命轉運之際，敵臨城下，只得先行布陣迎敵。時任上士排副的我，在六六二團防守萬年橋一線，隔河敵對峙，河寬數百公尺，河水雖深卻因天氣寒冷而結冰，冰厚已臻可達步行過河之強度，形勢相當險惡。每天黃昏前需以迫擊砲彈轟炸冰河，形成不規則「坑洞陷阱」以策安全。我軍奉命一月中旬登船轉運，「斷後作



葛治平解甲前夕與妻子攝於左營崇實新村。(圖/葛治平)

壯士萬里赴戎機 十年寒光照鐵衣

核准畢業者八百零四名，有四名因病留校療養，只有八百名健將(含木蘭隊十二位巾幗英雄)，在軍樂隊開道下，通過八期學弟夾道歡呼人牆，雄赳赳地踏出金光閃閃的「復興崗」新大門，乘風破浪「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火

軍職幹部，下鄉宣導，始有九百個胚胎，在復興崗上「著床」。新生報到後，即赴鳳山，與國軍六軍事院校入伍生，接受「黃埔」洗禮與「親愛精誠」共同校訓之薰陶。

我軍奉命一月中旬登船轉運，「斷後作戰」先期作業提前展開。指定副營長傅少校，部下匪稱「副副營長」任指揮官，先行遴選，能獨立作戰者三十一人，一人任傳令，餘分三個班，每人配備卡賓槍一枝用以自衛，手榴彈兩枚用以「盡忠」。承蒙副營長「賞識」，我也「雀屏中選」，添充副連長一員。屆時三十人各自進入備有機槍，電話各一的碉堡，立即不停地射擊。偽裝一營之兵力(當時國軍裝備每連機槍九挺，全營三個步兵連，近三十挺。)藉以欺敵，期使敵軍不敢輕舉妄動提前發起攻擊。副營長在適中地點以電話發號施令。事先再三演練確定適切的集合所需時間。嚴令：「早來五分鐘鐘，晚來五分鐘不候。」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六日甫進黃昏前線的部隊，水庫洩洪同時撤出陣地，奔馳碼頭登艦。「斷後戰鬥」也隨之登場，我進入指定碉堡後，遵令不停射擊，也專心注意電話的鈴聲。約半夜時分，副營長第一聲：「集合！」我就聽到。立即用卡賓槍破壞電話與機槍，快跑集合，依限到達。意料之外的有兩人跑錯路而遲到，苦等「既特慢又特久的四分半鐘」。副營長僅關懷地問：「沒事吧！」隨即下令：「跟我來！」全員隨即副營長依其事先規畫好的既隱蔽又便捷的巷弄路線急奔碼頭。

編按

一、本刊「榮民園地」所刊登之參戰見聞，因投稿者觀點、記憶、戰時難以確切記錄等因素，與相關史實記載或有出入，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因投稿踴躍，「榮民園地」以配合戰史、時令等相關主題的來稿優先刊載，其餘投稿會盡快安排刊登，敬祈見諒並耐心等待。
《榮光雙周刊》編輯部敬上

途中發現敵軍業已進城，正在大馬路上與我同一方向急行，顯然有先抵碼頭的企圖。幸好我們因徑捷而先到，全員登上升火待發的預留快艇，高速衝出港區，敵人到達碼頭時，足足晚我十分鐘，好險！好險！在海外登上一〇五中字號軍艦，猶似重回「老母懷抱」，獲得安全與溫暖，再加上完成任務卸卸千斤重擔，輕鬆愉悅的心情，筆墨難以形容於萬一。迄今七十餘年之久，「二〇五中字號」軍艦英姿記憶猶新，終生難以忘懷。一月二十四日安抵上海。

時代潮流在變，我們追求真理，捍衛正義，堅持國家、責任、榮譽的信念，直到地老天荒也不會變。
【作者速寫】葛治平，民國三十七年於上海高昌入伍，民國六十年海軍陸戰隊少校退伍。

車徐徐離開月台，臨別依依，同學相互擁抱，共勉多保重！
八百壯士萬里赴戎機，不論本島、外島甚至敵後，都有大小不同可歌可泣的故事。我們畢業後每十年聚會一次，並發行專書，自撰青史二個月，因取締賭博，遭部屬查處。宮學純學長，分發馬祖不久，夜間查哨，誤入雷區，瞬間粉身碎骨。姚尹堯學長奉令赴大陸建敵後組織，被捕後判死刑；因李光耀出訪大陸，槍下留人，逃過死劫，勞改二十年後回台。初次統計失去聯繫者近四十人，應有多人潛入敵後，而殺身成仁；因為在毫無親屬，都是單身漢。紅塵浪裡，倏忽六十春秋，滄桑血淚史，全在帽簷下臉書中，畢業花甲慶，台北群英會，爺爺奶奶相見歡。白髮映慈顏，光頭引航道，以茶代酒話舊事，倍感溫馨。近八十位本尊，率三代與會，滿滿十桌。復興崗校友總會會長李天鐸，親獻加菜金，祝福七期大哥、大姊，永遠松柏長青。